

魯閩風雲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編主江長

著等盈徐



活筆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雲 風 閩 魯

著 等 盈 徐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刊叢“國中的中戰抗”

雲 風 閩 魯

每冊實價國幣貳角
外埠酌加寄費

分	發	主	著
店	行	編	者
長	者	者	者
沙	生	長	徐
梧	活	江	盈
州	書		等
西	店		
安	上海福州路		
重	漢口交通路		
慶			
成			
都			
蘭			
州			
昆			
明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漢)版初月三年七十二國民華中

目 錄

- 今日的山東……………徐 盈（一）
- 魯東風雲……………列 島（二三）
- 三個月來的濟南……………老 舍（四六）
- 金門慘象……………趙家欣（六四）
- 陷落時的金門……………正 安（七四）
- 金門淪陷的前因後果……………正 安（八三）

今日的山東

徐 盈

一 從濟南說起

成爲山東省的動脈中心的濟南市上，有一件最刺目的奇異現象，便是各馬路中心，各機關門口，若許林立着的標準時刻鐘都在停擺中，找不出一個在動。這現象，無疑地，頓時給人一種不愉快的感覺，因爲，這裏人們生活着正苦太靜。

今日的山東，已經由國防第一線而變爲最前線了，這時是不應當有過份的沉悶的。如果山東確是一具停擺的大鐘，但其中的機輪實在毫無損壞。山東大

漢爲中國在歷史上創造了多少堅實的故事。近百年來又身受到日本的鐵蹄多次的踐踏，談起抗日來沒有不是壯志凌雲，一個個地既有血又有汗，自從濟南華北新聞社擴大募捐以來，響應的踴躍，使國幣數字並不弱於其他各省。無論從任何方面看起來，只要有動力，這都是一批最精良的血清。

「爲什麼全國各地都在怒燃着烽火，而單獨山東竟沒有一點血腥？」全國的人士都會這樣奇怪地思索着。這個沉悶直到九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時許，在萬里無雲的天幕上，拋下來兩顆小型爆炸彈，才掃清了不少人間「濃得化不開」的疑團。先是抗日後援會改爲抗敵後援會了，張自忠後來又有使命地來到山東了，三日前敵機還投下急遞的通信筒，而當局依然不時地出來，安然地在私訪……多謝這兩顆萬金難買的炸彈，使山東並不例外的也有了血腥——中國是一致的！

這以後，山東境內的津浦線上是不斷地遭受了敵機的投彈，特別是滋陽縣（歸兗州府）車站上，記者眼看着機務段的三間房屋化爲灰燼，車站前的坡道上，爲二百磅的炸彈炸成水塘大小的深坑，民衆漸漸地對於飛機習慣了，伏在城牆根下，眼送牠們來和去。

敵機的轟炸的另一效果是促起各界民衆領袖的覺醒。各地的地方新聞紙的言論欄裏，異口同聲地指摘這太平靜的後方，以及這不合理的鎮靜。記者到魯境各鄉村去旅行，所見聞的都是衆志成城，希望「這種戰爭千萬別打短了」，在抗日的前提下，民衆已經有了自然地組織，他們多半能夠代替地方當局捉捕和嚴防漢奸。可是因爲受到了種種的限制，雖然有着良好的情緒，但卻沒有適應着有一點完善的組織。

濟甯西鄉一位三家村的老夫子痛論中日戰爭，他有兩句很警醒的話，是：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們希望從濟南中心發動起，在加緊的組織起來之後，堅實的齒輪在有組織的秩序下才能發揮他的威力！

二 山東農村漫遊

記者自流亡到烟台後，即開始在山東境內漫遊。黃土大平原上的山東，是據有重疊的峯巒，成爲黃土丘陵地帶。東部有半島突出，呼應着中嶽的泰山山脈，配比着西南境的淤塞了的運河，和一串原生動物型的多伸縮內湖，北部則有泛濫的黃河。農村經濟情形是東北優於西南，只有很少時候是例外。

山東本是能夠自給的省份，只因人口過密，鼓勵着鄉人年年向四方移民開拓。這一點上，山東人恰好和廣東人相當，在日本、朝鮮、我們的東北、以至西伯利亞，歐戰時候還有大批壯丁運到西歐作戰地工役，這些地方山東人是佔

很大一個數目。此外，各處的招兵，山東也是一個最先光顧到的省份。

自然的環境將山東人訓練得艱苦耐勞，有勇氣，因為山東的土地經營已經到了最集約的程度，而生產力也增加到無以復加。水旱的交疊，和肥料的缺乏，都給人以「忍耐和抗爭」的本能；爲了還要生活下去，山東人的抵抗力似乎確有出人頭地的地方。而同時，農民的性格，如自私、孤陋、簡單也依然存在，特別是教育程度更低。在烟台時候，一些朋友便曾和我談到，山東人太好了，可是也很容易幫助敵人，因為他們爲了小利，若忠於「小我」則忘了「大我」。自然，這是一個不希望實現的預言，而大部份人的耿直忠爽，只有使人敬佩。

本月中旬，記者到鄒平，正趕上當地舉行歡送壯丁應徵進省大會。這一縣的壯丁是特別踴躍地應徵，立刻就超過預期的數目，當地方當局講過了一套

堂皇的官話之後，有一個堅實的青年漢子登台致答辭，他的赤紅臉膛，堅實的肌肉，和藍布短衫都表示出一種力量，他斬釘截鐵的說着：「我們早已等着打日本，等到這麼許多年，現在可等到了，我敢對諸位說這句話，打勝了，我們有臉回來見諸位，打敗了，我們絕不盼望諸位來收我們的屍！」這誰然是幾句最簡單的話，可是從樸實的農民口中說出來，鼓掌如雷的聲中，頓時給人以偉大崇高的印象。

在那民氣稍爲低一點的地方，也不時有人在呼喚。黃河今年又鬧水，一條小河玉符河的水洩下來，竟然淹了膠濟路，包圍了濟南府。記者從鄒平回來以後，便轉到黃河岸上看水，一片汪洋中，連屋頂也不能看見，濼口一岸完全浸在水裏，自然，這裏人民身遭大難，抗日情緒比較低些，但是大橋旁守鐵橋的士兵向災民宣傳說道：「我在四川近十年，年年打仗，軍隊在兩邊打，老百姓

就在中間作田，問他們，你不駭怕嗎？他們說：駭怕就能不吃飯嗎？這點小水退了，你們就得回去種麥，種麥有了軍糧，種麥也就是你們打日本……」

說起種麥來，山東今年已奉令擴大麥田。本來山東的作物多已商品化了，多少年來，爲了價格的優越，已經從種子作物慢慢改種了棉花，烟草和花生。這種趨勢是使中國加速的走向殖民地化的路，我們正好藉着抗戰時期，對於我們傾向不良的農業生產有一次良好的調整，商品作物不是不需要，而是要爲了自己，不爲別人。看了山東已在向這方面走，這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

三 鄉村工作者

直到最近，雖然戰時農村問題的嚴重性毫未減少，但高喊農村復興運動的高潮，顯然已屬過去，多少官辦和私設團體像澎湃過後的浪花，星星點點地消

滅了。堅實一些的組織已都有了集體合作的新趨勢。在其中，應當提出的有「定縣主義」的平民教育家和鄒平的村治運動者，而後者雖然是從河南開端，但基礎實是建築在山東省境裏。

記者到了山東後，便去村治學者的實驗地鄒平和濟寧來觀光；前者第六個年頭已然開始，而後者也有了近一載的歷史，爲了要認識山東鄉村建設的現階段，以及梁漱溟先生的理論實現的程度，不能不在兩地都逗留了一個相當的時間，在這裏，屬於理論和實踐的鄉村工作者，坦白地和記者傾談着許多珍貴的經驗。

鄒平是黃河口下的一個小縣，小清河水緩緩地繞過北境。西南是適於果樹的岡巒，東北部則是宜棉的砂地。純北方風味的村落，土牆外圍是零落的祖墳。因爲環境缺乏衛生，死亡律很大，人口密度尙不嫌過高。這個黃土地帶

上，土地分配是稀有的平均，勤儉而忠直的自耕農要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山東的鄉建運動者便在這樣一個毫無疵癥的地表上，「一切都不成問題」，使用着政治和教育的力量來實現着一個理想。

進鄒平城，首先便可看到當舖改造了的鄉村建設研究院。當我在城門洞內看由無線電收來的壁報時，這條大街上，出出進進的都是研究院的工作者。自然，鄒平是太小了，而研究院帶來的人口的確很有一個數目。一位負責人對我說：「我們年費不過十一萬，比起定縣的三十萬來差得還是很遠，可是我們的工作一點也不少。」不過，一個三等縣份，年年能夠吃到這劑非凡補品，也正非其他縣份所想希企的。

村治學派的鄉村建設工作者都感染着梁漱溟先生的刻苦精神，他們，風雨奔波，拿着最少的金錢，做着最艱辛的工作。尤其是本院的學生，還要把菲薄

的薪水打個七扣。給當地民衆印象最深的是楊老師（楊效春氏），他的確能和農民打成一片，可是現在已經離開了。據說，自從近年前，梁先生到別處講學，和幾位開創的導師離開以後，整個的精神已然不如從前，除了一些固定在鄉村中的工作人員以外，「老師們」已經很少下鄉，特別是新到的知識份子，更沒有深入下層的決意；也許近來鄉建的工作是轉到研究理論上，但是這點隔膜如果是實在，也亟應設法去糾正。

社會上對於山東鄉建加以注意，大半是因爲梁漱溟先生的理論。目下，梁氏無疑是一位思想家，他有一套能想得「通」的鄉建理想。他從虛無到積極，有一個極清晰的路綫，老實講起來，我們的學者中淵博如梁先生者並沒有幾個，特別是他爲人的和藹，寬大，持身的謹嚴，執論的堅決和對於論敵的嚴厲，純然是學者風度。但在事業上，梁氏却表現出過份的溫和，無主見，對於

工作的推動無整個辦法。譬如生活教育社的潘一塵氏，因為沒有分配到適宜的工作，終於離開了他所希望工作的地方。因此有人便咨嗟，山東的鄉村工作雖有政治的力量和六年的歷史，但仍不能擴大到理想的境地，完全是在於梁先生是一位學者。這種說法，不是幾個人的私見，而是熟悉和關心梁先生的人們的一點公論。

另一方面，前山東鄉建學院院長現任濟甯第一區行政專員梁仲華氏則恰好與梁漱溟氏相反。梁氏身為省府顧問，且有巡視其他行政區的權力，在該區的專員公署內，存在着華北五個名大學所設立的華北鄉村建設協會，年費四十餘萬元從事於鄉建的研究與改造，特別是這個協會的實際負責人張鴻鈞氏同時兼任着梁氏的祕書長。他們歡迎梁漱溟氏來講學，可是對於梁氏的理論是取批評的態度，他們的鄉村改進組織和辦法也與鄒平的辦法有所不同。魯西一帶本是

一個多變亂的地方，因為鄉村有了組織，雖然今年又遭了大水，依然沒有混亂發生，這不能不歸功於組織發生了效力。

在山東，要瞭解鄉村工作的理論與實際，對於對於這兩位支柱，實在不能不預行介紹，因為省境內各地的工作者多半都是他們直接和間接的學生們。

四 所謂「小衙門」

大車在泥濘的大路上激起了不少污濁的浪花，我在動搖着的車圍裏，遙望着華北平原上類似的村落和作物，此地和彼地，外型上很少有什麼差異。忽然想起丹麥的哈斯略國民高等學校校長對日本教育參觀團所說的話，他說：「諸君遠從日本來，花了許多金錢與寶貴的時間來作丹麥教育的考察，但若沒讀過聖經的人，無論如何也不瞭解基督教教育化的農村，你所瞭解的，無非皮毛而

已。」這句話頗富於警意。

山東鄉村建設工作者用來組織民衆的辦法是鄉學與村學，有的地方也稱爲鄉農學校與村農學校。梁漱溟先生從民十一年後悟到了中國不能用政黨競選，三權對立的辦法，便提出了東方的倫理本位來，所以他說「我們村學鄉學，一切不從法律說話，而從倫理情誼出發，所有的粗硬辦法，在中國社會皆不能用。」

所謂「鄉學」、「村學」，粗看起來是教育機關，而實際却是行政機關，鄉學管轄着村學，又直屬於實驗縣政府，代替了昔日的區公所。鄉村學都是教育而又兼政治的組織，每鄉都有一位「年高有德」的學長，和一位「年青幹練」的理事，以及幾位學校教員。村學也是一樣。梁漱溟氏之所以要這樣設計，是因爲他看見定縣的失敗，由於不能獲得老年人的同情，而且青年幹部也總和當

地的士紳對立起來，所以鄒平便在本地學董會中選出一位老人，是爲敬老而不讓他作事的「學長」，和一位縣政府派來的受過訓練的青年「理事」。這種辦法直到最近在各處仍然不爲民衆所瞭解，人們都忽略了他的教育性質而簡直稱之爲「小衙門」。

鄉村中的工作實在應以農民能瞭解爲第一義，共產黨在江西的宣傳成功，就是由於他們每一句口號都能抓着一件具體的事實。而鄒平，六年來的宣傳仍然不能使農民認清「研究院」與「實驗縣」的分別，新的組織和舊的組織有什麼不同，要算是一件很難解說的事。

雖然，因爲有了這點組織，自上而下的命令的發佈和施行是較過去便利多了。政府和地方都是師生，自然作起來比過去爲澈底，這點效果在各處，顯然地能夠看見了它的確執行了「小衙門」的工作。

在濟甯，因地方環境不同，作法也就不大相似。魯西一帶，濟甯第一行政專員區，荷澤第二區，聊城第三區，都是在湖地底部或邊沿，去年濟甯被水包圍了，今年聊城又被水圍了。只要在這一帶地方上走路，隨處都可看到秋風送來殺氣，堤埂上一串串的男子漢推着獨輪車，上面裝着兩牀蘆蓆，一團破被，全套的鍋碗，和塗着泥臉的小孩子。女人們懷裏乳着幼兒，一同向北部流亡。

濟甯方面代替區公所的組織稱爲「鄉農學校」，再下層的有「村農學校」，每個組織裏的主要人物有五個，是校長，教育主任，自衛主任，生計主任和事務員，這種組織比較鄒平進步一些的是各有切實的職責，一點也不是空想。譬如管自衛的那位主任，便是全境治安的負責人，特別是在鐵路線上的人「即便砍倒一根電桿也要唯該主任是問」。

他們訓練民衆與其他的地方相反的，便是用着政治力量先從最殷實的農戶

訓練起：「你不練着保衛你自己，誰還來保護你？」自衛訓練已到第七次了，這時是正在訓練着二十五畝至三十畝中間的農民。他們的戶籍調查都很清楚，特別是鄒平更有成績。土地呈報有的已作完，有的正在整理，都是花了最少數的金錢成功的。

如果現在的鄉村官吏都有這種精神自然是難能可貴，可是有着「改造中國政治」決心的服務員在優越的環境裏只作到這一步，也並非是「奇蹟」。鄉村工作者在「小衙門」裏面住着有的已在起了煩悶，他們在恨這樣太慢，自然，越是使用教育力量越是現不出成績，可是，這環境是不是允許我們民衆在慢慢地「潛化」？抗日戰爭頓然使民衆激昂起來，也是使大家認爲不會有過的奇蹟。

在鄉村裏，陸續地選擇了幾個「小衙門」來參觀後，記者覺得，雖然鄒平那樣的鄉學和村學是合於梁漱溟先生的理想，但在事實上，實在不如濟甯的鄉

農學校更有些。在目下，有組織的地方便優於無組織的地方，對於山東鄉村工作者的辛勞，還是要致最大的敬意。

五 邁進吧，山東！

從滄州回來，客車後掛着傷兵車，同車的有了二十九軍的壓車軍官，對記者談着前方民衆的漫無組織和漢奸的衆多，「我們方才退出村，回頭望望那里已經插上了敵人的旗子，敵人絕對不會有這麼快的行軍，誰替他們做的，無疑的只有我們的漢奸！」

有個輕傷的弟兄，長長的綑帶繫着一隻傷手，他嘆息：「漢奸殺不盡」，就是他用他那隻最近受傷的手就會砍過一打的人頭。「可是我們的老百姓也不是沒有好的，前方一片大水，我們沒了命，他們也就沒了家！我們幫助他們，他

們幫助我們直走了這一路！」

自從全面的抗戰發生以後，漢奸的活躍立即成爲軍事上的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上海抗戰中的某軍官甚至這樣對慰勞的人們說：你們能使後方民衆組織起來，實在比慰勞品更爲需要，可是，我們的民衆組織，直到現在終未能夠有良好的進展。於是有人便憤然道：我們一面天天在憎恨漢奸，但是一面却天天製造預備漢奸軍！

今日的山東，將成爲抗日第一線，一切無組織的遺憾實應當在這裏糾正，當地的鄉建團體，這是一件卸不脫的責任！

對於山東境內的「鄉建團體」的批評，各方面的觀點很不一致。某一方面甚至憤慨到這樣說：「山東的政治好不好是另一問題，但無論如何政令是統一的，而今是連這點都沒有了。」有人便認爲這是指行政專員直屬省府而言。還

有些便是在指摘着各區的農業產品的優越，都是因爲使用着非農家所能勝任的技術。……自然，說這些話不是沒有原故的，可是，整個的鄉村工作所以能夠支持到現在，唯一的原因却是由於韓主席的堅決。

近年來，梁漱溟氏的理論，時時都爲各方面所批評和責難。梁氏過份注意於「人」，尤其是致最大的寄托於智識份子，可是歷史的嬗延，使動搖的智識份子實在難擔起這使命。梁氏無處不在遷就民衆，可是鄒平農民們至今總還以爲鄉建團體是吃他們的捐稅而過活的一羣。今年梁氏應聘到四川講學之後便受到不少川中「學人」的「信口批評與責難」，當時梁氏沉痛地說「望諸位求各自的誠懇，自己的忠誠是望別人忠誠的前提，對於旁人的意思不妄批評，理解方是根本……不要對別人的話不研究……」（見鄉建週刊）如今問題是這樣切迫，組織是這樣的爲全國所渴望，梁漱溟先生似乎也應當對於別人批評鄒平的話

再研究一下，爲了領導與促進全省的民衆組織的加強，爲了目前的使命，山東實在應當邁進了。

老實說：山東的鄉建團體雖然有着種種值得考慮的問題，可是這個團體的樸實與刻苦，當爲國內鄉村工作者的隊伍中所不多見，特別是鄉村研究院所訓練的學生來自全省農村，畢業後也便實際地分佈在全省。這在另一方面，雖然爲人所詬病爲「一個新系統」，可是，工作起來，也確有其便利和一致的地方。六年的鄉村建設實驗工作倘應有一點良好的表現，這次，便是試金石！

記者又曾訪問過許多縣份的行政最高長官，尤其是在作實驗的縣份，承他們告訴記者說平日就已注意民衆的組織與訓練，今後自然是要更行加緊。這話盼望不僅作爲空談用，而要有一點實際的表現。一路上，記者行經了許多村落，逗留過多少小店，始終未曾受到過嚴格的檢查與盤問，不能不起了一些應

有的懷疑。

面對着廣大的農民羣衆，戰時提高農民生產，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農業國家在戰時，更得仰賴於自己的農產物。我們要有一個通盤計劃，要劃出一部份土地依歸種植商品產物，爲的是運輸出去換了現金用來購買軍火，此外，更要有大面積的土地種植穀類食糧，以供給軍用。山東是靠近戰區的地方，本來可種植許多商品作物，可惜是棉花乃是爲了日本的購買而種，烟草是爲英美烟公司而種，一部份實驗區的農民雖然因爲改種這幾種作物而增大了收入，可是主事者却還無暇考慮到它們的流毒！

這以後，山東的環境，只能允許當地種一些短時期收穫的作物了。譬如雜糧和地瓜之類，尤其需要。山東省的農業工作者實在應當本着中央的意旨，而變更一下本省的農業政策。

還有，合作社在山東也有了相當的成績。有的縣份，爲了商資的欠穩定，自己設立了縣單位的合作金庫，貸款的利息極低，這是好事情。可是，因爲合作社的本身缺陷，沒有「保證」的人們，還是得不到這份權利。魯西的許多縣份，因了年年鬧大水，居民時常遷徙。這一帶的合作指導員最痛苦，因爲大半的窮苦民衆都不能不被屏棄在合作社以外。有位指導員對記者說：「他們跑了，如果貸了款，誰負責來賠呢？」目下戰爭時期，如果各合作社爲了這問題而根本解散，就更成問題了。農村金融的苦澀，會影響於整個的推進。

自從東北失陷起，山東便失去了入款的半個財源，到今年，沿海的各埠又聚集了數不清的歸國僑胞；同時，砲火的聲音又一天天地逼近了，山東的問題，一天要比一天複雜起來了。

在國防第一線上，我們只有企望着，——邁進吧，山東！

魯東風雲

列島

一 龍口淒涼

聽說濰縣這幾天飛機不斷的去偵察。假定敵人要從山東半島夾擊，龍口是一個頗吃緊的港口。我從晏城回來，急於要完成膠東環海巡行計劃，便馬上到幾個熟朋友家裏去打聽消息。東去這條路有兩個走法，一個是坐膠濟車直達青島，由青島經過卽墨、海陽、文登到威海衛，折而西轉牟平、烟台。另一個走法是由濰縣經昌邑、掖縣，達龍口、東蓬萊，以至芝罘山。一個朋友告訴我濰縣恐不能走，那裏沒有長途客車，前天他的祕書從龍口僱的騾轎走到濰縣，走

了五天。但是城陽、即墨的環海汽車，也說不定每天都有。於是決定走濰縣。

膠濟車走的非常順利，不但沒有空襲的威脅，行車的時間，還能照舊。車廂裏我對面坐的一位到青島去的商人，他告訴我，前天天津的廣播電台，報告日本飛機決不轟炸膠濟路，因為膠濟路上的山東人對他們的感情太好，請膠濟路上的居民放心。我問爲什麼山東人會跟日本人有這樣的好感情。他笑了笑，大概怕中國人燬他們的大紗廠罷。

今年北方雨水過大，玉符河一股水幾乎把濟南淹了半邊。津浦北段的戰區，差不多整天整天下雨，十一日那天我過黃河，仍是一片汪洋，找不出走的道路。這幾天烟濰道上雨又來了，我乘的那部車子活像一只老水牛，不斷的鳴鳴的響，在泥水裏，東歪西歪的爬來爬去。十五日到龍口，下車以後，跑了一點多鐘，竟找不到一家旅館。好容易在海邊找到一家，還是半開門不作生意

的，而旅客只有我一個人。從早上五點鐘起來坐牛車到嚮午還沒吃東西，店夥叫我到街裏去，因為沿海一帶現在是買不到吃的東西的。

海崖到街裏，要有二里多路，我不熟悉路徑，更不知賣飯的在那裏，而路上碰到一個行人，却又是難於上青天。迎着風，冒着小雨，好容易找着一部黃包車，他拉了我一家飯館子去。據說現在開張的只此一家。

夥計把我讓到一個單間的飯座裏，這裏只有一張沒上油漆的白木桌子，四條板凳。牆上的陳掛，只是花井洋行輸出入商一個月份牌，上邊印的一條灰色兵艦，掛着日本海軍旗，別無他物。

一碗青水羹麵加上五條沒有雞味的雞絲，一個燒餅，一碟炒豬肚子，爛豬肉，幾條筷子粗細的海參，算了我八角大洋。我問他爲什麼這樣貴，他說雞、海參都是貴的。

龍口是山東的一個三等商港，出口的大宗貨是粉乾，入口貨是隣近各縣一些消費必需品，此外一些往來客商，九一八後，大連、安東、營口一帶限制南岸商人進口，南岸海關也限制關東貨，龍口的賣買人，便乾了一半。上海戰事發生以後，便不斷的有日本兵艦在龍口海面巡弋，商船更不能通行。龍口的賣買人都是蹲在龍口吃船，船沒有了，大家都「停手」。於是龍口人少了一批，聽說前幾天桑島附近的南岸軟灘，有一條日本兵艦要試驗着靠岸，攔了淺，龍口人少了一批。加上這幾天不斷的日本飛機飛來飛去，昨天還有兩架，在龍口上空低飛，低得像電線桿子一般高，盤旋了二十分鐘，龍口觀望的居民也不得不逃了。車夫拉我找了四處朋友，都碰了釘子不在龍口。而一些船行，代理店的學徒，却自由的關上大門，又上四圈麻將。夜裏輪流着出去聽戲。

車夫跑壞了鞋子，要求我回家換一雙，再拉我回到旅館。他的住家是在街

市的極東一條街道上，那裏有一些矮矮的小房子，也是他們洋車業的集市。街上放着十幾輛車子，來來往往人很多，並且還有賣零吃的，炸豆腐挑子、胡塗（米湯的一種）挑子，我疑惑這不是龍口，爲什麼有這些人。一家小雜貨店的門口，擺着一個大茶湯壺，汽管冒着熱氣，嗚嗚的響，我踏進店門口，屋裏擠滿了人，有的拌着花生一口一口抿着燒酒，而穿藍號衣的（洋車夫號衣）要佔一半。他們很客氣的很驚訝的起來讓我這樣一個不速之客。

他們多半是魯西人，我問他們爲什麼不走，他們的回答是沒有盤川，即使有了盤川，回去更沒辦法。這些日子蹲在這裏，雖然沒有買賣，大家互相搗借着還可生活，桌角上那根燒酒的，腦袋上剃去了一半頭髮，我認他是唱戲的，藉着借火吸煙的機會，我與他攀談起來。問一問龍口兩三個戲園子爲什麼都有戲。

「好角早走了，早不幹了，剩下我們這一幫唱裏子的，跑龍套打英雄的不幹怎麼辦，就得扣鍋，湊幅着開了鑼，大家分幾個窩窩頭吃。」

「昨天三十個人，叫喚了半夜，斂不到兩塊錢。」他慨然的說着，用手緊捏着那把小洋鐵壺。

回到我的旅店已有四點多鐘，星星微雨以後，又下起雪豆子來了。我站在這個清冷的旅店門口，看不到一個行人。黃沙灘上，只有一條一條蜿蜒迂迴的戰溝，跟幾隻扣鍋的舢板，疾勁的海風捲起一陣白浪，迷漫了渾沌的天空。

二 東萊夜話

龍口淒涼，風雨的驟至，決定我不能久留。路上蹲了一夜小店，是一個淋雨的薄暮；我的兩匹驢子，踏進了黃縣城。

黃縣城園子的垛口，破落了許多，城牆上堆着一包一包的沙袋。很多的三套騾子大車，拉着合拱的大樹「咕噪」搶着進城，黃縣城區沒有山地，是一片黃膏土，車馬的往來，把一條大道，弄得坎坷難行；上面的雨水，下面的泥灣，踏着一個車轍，便深陷到一尺。騾子在那裏拚命的掙扎，車夫在那裏拚命的吆喝，亂成一片。等我進到一條靜巷又多耽擱了一點多鐘。

我敲動了一家住宅的大門，這裏是我多年不見的一位老世伯家裏。一個萊陽口音的苦工，開開了門，說他老爺走了，出去了。這句話的語意不大清楚，我問他家老爺是不在黃縣，還是不在家裏。他又鄭重的重複了一次，走了，出去了。弄得我沒有辦法，問一問他太太，少奶奶是不是在家。他砰的一聲，關上了大門，似乎覺得我末句的說話，有點語含侮慢。

經不起我再度敲門，裏面燈籠火把出來人了。有了太太的聲音，仔仔細細

問了我的籍貫，纔始開了大門。老伯母笑着爲萊陽夥計解釋，他不認得我，並且看見我穿了一件藍棉布大衣，摸不清我是幹什麼的。

老世伯不知從那裏也鑽出來了，握着手向我道歉敘別，消損的面頰，四年多不見，又蒼老了許多。

他們家是當地二百多年的封建財主。在他父親那一輩子藉着祖宗優厚的社會基礎，結交名貴，幹了幾件出色事情，於是乎煊赫一時，名振膠東。他在這樣一個黃金時代出了生，一天到晚是被一幫「孟嘗食客」逢迎長大的。

他父親因爲結交名貴，所以家庭一切服飾食住，處處也要效法王公。騾子養得亮肥，頸鬚刷得筆直；出門的時候，大鞍響輪車，還要跟上四個長隨。

他的父親死了，管事的李大爺代替了父親執掌家務。李大爺究竟不是父親，結果不到二十年，他八十幾座當舖動產，不動產，一件一件也像王爺府那

樣白送給人家。而李大爺却蓋起大瓦房，開起大銀號，獨自生活去了。

老世伯很殷勤，趕快爲我收拾出一間書房，叫我歇腳，因爲蹲了幾天小店，沒有舖蓋，雨濕風吹，嗓子有點痛。我再三叮嚀，不要爲我麻煩。晚上還從飯館子叫了十個菜，他的用意，一方面是招待遠客，另一方面還是不願意叫朋友看出他不比往年。清秀的幾個少年跟班，不知到那裏去了，却換了這個萊陽貨端茶送酒。

這位老世伯前些年還在地方上出頭，繼承父業當紳士，有一年張宗昌來膠東，一位師長駐黃縣，看上了他家的房舍，老世伯誠意的要交朋友，烟酒、人役供養了半年，臨走的時候連他大廳上的大理石，硬木傢俱都搬到烟台，兩塊錢一把椅子賣掉，老世伯有點傷心。還有劉珍年時代派來的縣長，捉他的大烟，很巧妙的敲了他上萬塊錢，還蹲了幾次監牢。

我幾乎不相信這是秋天，連那位萊陽夥計，那樣堅實的身體，穿上棉衣，還要喊冷。飯後他捧出一盆炭火，給我烘烘濕衣，他們還用十八世紀那精緻的煤油白銅燈，桌上擺着一些碑帖舊書。在這一間百老沈靜的書齋中，找到我顛沛生活中刹那的安息。

膠東一帶居民，多數是土坑，以備冬天燒柴草取暖，有許多屋子的構造，是外間有鍋竈，內屋有土坑，土坑後邊有「釜台」。炊飯烟火，經過土坑，以達釜台出口，暖而經濟。今天這樣冷天，我十分歡迎這種土坑。

晚上主人走了，老廚子來給我燒炕。老廚子也老了，他是這家二十年的第一位忠實僕人。

「明天你可以買點柿子，帶走送人，太便宜了，一個銅子一枚。這裏高粱糶八角錢一斗。」

老廚子搜索枯腸，代替主人跟我談話。我問他爲什麼這樣賤，今年豐收？他說不是，頭兩月高粱還糶兩塊多一斗，就是錢緊，錢不夠用的。

「錢都到那裏去了？」

「都叫吃工夫（苦力）賺去了。」

「幹什麼？」

「挖坑。」

「一天兩萬多人，至少也有一萬五六千人。挖了兩個多月。早先大家不知道幹什麼都不去，工錢到過兩塊錢一天，這些日子落到八角，算算這有多少錢。木頭，大車還不算，一個稀飯挑子，一天能賣三十多元。……錢莊上存兩千元，支十塊錢都費事。」

兩月以來，沿海的縣份，差不多都有這種情形。膠東過去有個俗諺，是：

「金膠縣，銀濰縣，有兩個錢的是黃縣。」有錢的黃縣也這樣鬧起錢荒。前天在萊州避雨，大家曾經談過這個問題，有些人爲這個發愁。

山東半島，在山東全省是頂富庶的區域，他們擁有四五个海商港口。他們更能向外發展，東三省，香港，上海，仁川，海州，平，津一帶，都有他們的足跡。三十年中確實颯起了不少的富商大賈。民國十六七年，劉珍年等盤據膠東的時候，各縣的軍事攤款，一縣約六七萬元，往往一家馬上可以拿出，在這一家拿的時候，地方上人是請他借墊，借墊以後，執事的紳士們，願意得罪他一家，不願得罪大家，於是這筆墊款就成了永遠借墊。第二批攤款來了，執事紳士們仍想運用這個方法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吃了一次虧，二次當然不幹。執事紳士們跟進一步藉着外力以相劫持，第一流富有階級跑了。找到第二流，第二流的富有階級跑了，於是波及到第三流。這第三流的沒有方法跑，只有儘可

能的把錢運到別處，近幾年來，膠東空虛，固然還有其他的原因，這個也可以說是它的原因之一。遊資逐步由農村逃避出來，逃到都市，都市急切不能使之參加生產，於是錢號吃飽了，銀行吃飽了，却又有許多困難，吐不出去。而農村的農事的貸款，却要高到二分三分。

有錢的沒有地，有地的沒有錢，這是膠東近來普遍的情形。同時黃河流域自耕農多在膠東，一家擁有千八百畝地是極少數的，這次軍興，各縣執事的紳士們又抓了瞎，他們明白知道，一流二流富有階級是有錢的。第一動產不好調查，第二都不在家，鄉間所剩下的只有幾所大房子，賣是賣不了，搬又搬不動，仍得以大家土地畝數多寡，作分攤公費標準。聽說一兩銀子，在蓬萊黃縣一帶，鎮公所，鄉公所一切供應，要攤五十多元。雖該各縣地畝丈量步弓不大一樣，約計種田十八九畝，一畝地平均每年產生粗糧二斗（高粱，豆，黍），

細糧二斗（麥），如果出租的話，只得一半弱，換言之，在生產過程中，一切人工種籽消耗需要一半，今姑以二十畝計算，每年粗細糧總計各二十斗，假定以高價折計，麥子四元一斗，雜糧二元一斗，總計每年，總收爲一百二十元。兩月公家消耗已去一半，如中日戰爭一日不停，民間供應一日不止。膠東擁有二十畝的戶頭，已是小康之家，下此者更不堪設想。

老廚子見我躺在那裏沈思，又想起新的資料：

「聽說蓬萊閣上，狐仙開會說大劫要到，大仙們商量着，分頭保護老百姓。」

這一些可憐的黃帝子孫，得不到物質依傍，處處搜尋材料，以供他們精神上暫時的麻醉。

二一 關東客

雨雖然不下，天色仍然是那樣的陰沉，噹噹的鐘響，據說這就是警報。敵人的飛機來了，兩架飛機飛得很高很高，黃縣的小孩子不知利害，大家吵着跑到街上看飛機。道路不好，烟灘路客車沒有來，軍用車也不開，又得僱騾子，渡過東關河，橫穿過灤家海口，望見了老北山頭。

蓬萊不比黃縣，亂山極多，在黃縣是十步踏不着一塊石頭。這裏是一步十塊石頭。騾夫告訴我，如果脚下有了石頭，不用問，那便是蓬萊縣境。我一到蓬萊縣先問問這裏怎樣，一些蓬萊人很安然的回答沒事，聽說前幾天砣磯島上去過一隻兵艦，下去幾國日本兵，搜檢了一回島上的小學校，調查有幾眼井，幾戶人家，又有人說八角海口打了一砲。

蓬萊這座古城，古跡極多，也出了不少的名人。蓬萊人告訴我，唐太宗東征高麗，率領他的鐵軍薛仁貴一師從這裏入海。明代的抗日將軍戚繼光，是蓬萊人。參加甲午戰役，幫辦北洋軍務的四川提督宋慶，也在此地出生。在城裏他們兩個人都有牌坊。戚將軍是路人稱道，宋將軍却漸漸被人忘記了。清末朝廷爲宋將軍建坊，坊上曾鐫着八個字，是「忠心捧日，壯志凌雲。」一些當地的玩皮秀才，因他在旅順防次，師勞無功，把北洋的半扇大門，送給日本，把坊上每一句末，加上一個字，變成「忠心捧日本，壯志凌雲烟」。

蓬萊城以外，還有一個水城，是舊日屯駐水師地方，這座城只有南北兩個門，北門直通北海，土人呼之爲關門口，門口裏是一片軟灘，潮來時船隻可以駛進口裏，以避風險。戚將軍的防倭鋼砲「鎮海侯」就在這個關上，甲午冬打中了日本快艦吉野號，朝廷頒給黃色砲衣，當時士兵引以爲榮。聽說這是二將

軍，還有一位大將軍鎮老北山頭，現在却砲去台空。沿海有極長一帶沙崗，名「沙城」，上邊還可以找到東倒西歪的一些廢砲，亦爲過去防倭的戰鬥工具。中日糾紛不自今日始，我們文明古老國家，人事是這樣難於進展，令人感慨無窮！

我嚮往着老殘遊記上所描寫的「蓬萊閣」，就在關門口的西北角上，化費了一個多鐘頭，上去跑了一圈。蓬萊閣在山下邊看着極高，等登到它的極峯，又覺得是四圍海山環抱。閣背有一面大石碣，橫排着「海不揚波」四個大字，甲午時候，被日本人把個「不」字打壞了，却成了個「海揚波」。

十七日傍晚到達煙台，烟台山下的幾家客棧，都住滿了客，櫃房裏坐的都是客人，我以爲天津來了船，打聽打聽却是由大連來的「關東客」，下了三千多，我想從客人們口中知道一些北岸的消息，先問問茶房，茶房直搖頭說，客

人們都不肯講，客氣一點的說「沒有事」，不客氣的乾脆來了個「不知道」，這樣我自己當然也問不出來，說不定他們會疑惑我是便衣偵探，來查他們的漢奸。

今天早晨在汽車裏，聽到車上的乘客大家在嚷着漢奸，是過去一個在安東一家商店裏當廚子的，有人給他寫了一封黑信，告到他村裏的警察派出所，說他是漢奸，派出所去捉他，在他家裏又拘出一個人，還是新由大連來的。在他家裏搜出什麼贓證，只是這個廚子從前跟一個日本人照的一張像片，還有住在他家的那個人一些行李，裏面有幾件日本貨。像片這個廚子供稱是頭八年在安東照的。住的人是他的一位舅爹，回家由此經過，問他爲什麼不報戶口，他說他村裏每家來了人，向來是不報戶口的，並且戶口一年也查不上一次，等傳到鄰長，閻長問話，鄰長閻長怕壞了公事，却把一個籠畫在廚子身上，說戶口是

天天查的。於是廚子同客人一併坐了監牢。鄰舍間都曉得他是冤枉，因為他四五年沒離開家，但是，大家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敢保他。

膠東，這一角突出海面的半島，決定他們不能每一個人蹲在家裏，要去找另一個生發地帶。他們能背着兩疋土產繭綢，經過南滿，北滿，西比利亞鐵路，跑到歐洲。日俄戰爭以後，滿洲可以說是一座未經採摘的果園，闖進園門，觸手都是果子，那時只要從北滿買上一車大豆，裝到南滿的幾個沿海港口，就有若干元的利潤。他們踏出了地盤，東三省是他們殖民地。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人忽來肅清他們，匯兌統制，生產統制，運銷統制，他們起了恐慌。過去有一些財產的在那裏動不了，沒有財產的蹲不住，有時還來上一個「不穩」嫌疑。於是一批一批跑回山東老家。山海關，營口，安東，大連掛上了「聞人免進」的招牌，回來的又不能回去。

十八日上午在一家商號裏，找到了一位新由南滿回來的「關東客」。經主人給我們介紹，我們懇談了一個上午。

這位關東客，年紀不過四十多歲，明朗的目光，高高的鼻骨。他生在福山蓬萊交叉山坳裏，他告訴我，他十五歲就闖關東，最初住的是糧棧，二次改了油坊。由掃糧端飯盆升到大老板，十九年的苦幹，的確抓了幾十萬資財。民國十六七年關東豆餅的海外市場斷絕，代之而興的是製造麪粉；他不甘落後，因為自己對電機上是個外行，外國人僱不起，中國人找不到，化了新機器的價錢買了一盤舊粉機，又被一位日本二把刀的大車給毀了一下，存麥行市賠錢，借貸金票漲價，不到二年，幾十萬資本一掃而光。氣得他打發兒子到日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去學電機工程，但是為時已晚，把自己剩下的幾個錢整理一下，又同一位舊同事到大連去作「把市」，民國二十三年那位同事作了一批「多頭」，翻

位了盆，害腦溢血死了，連他的幾個錢也光了。他指手畫脚的告訴我「把市」的那樣複雜，很有興味的說他幾年經歷所得的一些技術問題。

主人約我們吃午飯，還邀了幾位陪客，烟台買賣人的習慣，一到飯館吃飯，就得叫「姑娘」。現在還有機會吃飯館，「姑娘」自不能例外，於是參差差的又來了半桌子「姑娘」。

這位關東客說話不少。他說英國人美國人，在中國作生意要買辦，外國人吃肉，中國人還可以喝湯。日本人是不要買辦，連茶房自己一齊來。座中有人談到烟台的大東公司，大東公司是過去的機關，他們發給一張入國證苦力才能上船。他又扯起了山東苦力在東三省生活情形，他說在東三省的山東苦力雖然一個月勞力所得，要比在山東好一些，好的一月總計在二十金圓左右，不過幹過十年八年，回到山東，仍是光桿一個。大連碼頭上有一個福昌公司，那裏每

天差不多要有二萬多人作工，老的不要，只要二三十歲的山東膀子。工人區裏有戲園，妓館，賭博場，消費社，白天那樣的拿進錢來，夜裏這樣的送了出去。

四 登高邱望遠海

約我吃午飯的那位朋友，下午還約我回頭到他那裏去站站（烟台的土話，坐坐的意思），拜見了朋友夫人。朋友夫人告訴了一陣她家大少爺這些日子的不聽話，因為上月由北平跑回來他的一個小學同學，到濟南去當了兵，於是他也要去當兵，希望我能勸一勸他。

由這家出來以後，踱到海邊，登上了烟台山頭。這個山，是明代的海防烽火瞭望台，西北是北島，即芝罘島，相傳秦始皇曾到這個地方，東去烟台三百

四十里的成山頭，還有一個始王橋，突出海面，不知他修這座橋要到那裏去。這位不可一世的雄王，踏破了六國山河，修起了萬里長城，還要跑到極東海峽，仰天長嘯。

（十一月一日，烟台）

三個月來的濟南

老舍

我是八月十三日到了濟南。城裏能逃走的人已走了許多——據說有二十萬左右。十四日，青島緊張，於是青島的人開始西來，到濟南的自然不少。這時候，也正是平津的人往南逃亡的時候，有的本無處可歸，便停在濟南，有的在往北逃，有的往南逃。此住一住腳，再往別處去。專就流亡的學生說，由此經過的大概也有五六千之多。因此，濟南雖已走去三分之一的居民，可是經這樣一補充，便又熱鬧起來。此時節，滬戰我軍表現了驚動全世界的抵抗力，津浦線上的敵軍也還未侵入山東，加以濟南又來了這麼多的人，所以由熱鬧而自信，大家便都打起精神操作。

就是在這種情形中，齊魯大學於九月中旬開了課——我之所以來到濟南者，原是預定好的在齊大教幾點鐘功課。

不幸，剛一開學，大同就失守了，緊跟着便是敵機差不多每天來濟市偵察。人心又慌起來。到了九月底，這種恐慌漸漸轉變為動搖，能逃走的人又坐立不安了。三十日，敵軍攻入山東境界，而且極快的到了德縣，要逃走的人開了鬧：有的折回青島，有的相信上海永不會陷落，買船南下；有的爲一勞永逸，跑奔長安或四川。十月五日前後，全市的中小學全停了課，齊大也不敢再緩，唯恐把學生們都困在濟南。

這樣，八月初與十月初的兩次遷逃，使濟南差不多成了空城，只剩下那實在無法走或無處去的人了——我自己便是一個。

敵人攻下德縣，誰知道，退不前進。於是，濟南的人又喘了一口氣。到了

十月二十日那天，中央飛機五架由濟空經過，飛得很低，人們更快活得不知怎樣纔好。但是，飛機過去了，消息依然沉悶警氣。過了兩天，敵機開始在黃河鐵橋左右投彈，隨着轟炸的巨響，我們聽到閘北與娘子關的失陷。等到太原失落，敵機便天天加緊的轟炸濟南城北的沿河的各渡口。不用說，轟炸各渡口，是敵人截堵我軍渡河北上，而敵軍好往南來。果然，敵人的援軍，自慶雲南下，兩三天的工夫攻下惠民與濟陽；此時，濟南的人抬頭看，便看到城北的敵機，上下自如的轟炸着，而且耳中已聽到炮聲。不過，大家還不想動；前面說過了：能走的已於八月初與十月初走淨，剩下的本是一些要支持到底的。可是，十一月十五日午後五點鐘，忽然城北震天裂地的響了三聲，連城南住家的玻璃窗都震得嘩嘩的亂響，樹上的秋葉也隨着落如花雨。三響過去，街上鋪戶一律上了門，人和瘋狂了似的往車站上跑。大家以為這是敵人的重砲，其實只是炸

毀了黃河鐵橋。鐵橋一炸，濟南纔真成了空城。

經友人的勸告，我也捲了鋪蓋；我原想始終不動，安心的寫文章，我的抗敵武器只有一管筆。可這也就是友人們勸我走的理由：濟南戰時的報紙與刊物時常有我的文字，學生與文化界的集聚我時常出席，且有時候說些話；這樣，日本人雖未見得認識我，可是漢奸或者不會輕易失掉這個表功買好的機會。濟南是我第二老家，我曾在那裏一氣住過四年。沒法不走了，可是！

鋪戶都上着門，路上的除去扛着東西疾走的，便是呆立路旁不知如何是好的；都不出聲。天上有些薄雲，路燈冷清清的照着這無聲的城市，我到了車站。從車窗爬進車去，一天一夜纔走到徐州，路上只吃了幾個花生。

從一上車，我便默默的決定好：我必須回濟南！濟南將比我所認識的更美麗更尊嚴，當我回來的時候。逃亡激進了努力，奔往異地堅定下打回故鄉！

過去三四個月抗戰的成績，在一方面明白的顯露了我們的死裏求生與弱而無畏的決心與正氣，在另一方面可是也充分的擺出來我們的種種弱點與缺陷，有勝有敗，有正有負，這正是事實的必然，不許任何人因一時的與局部的失敗而灰心喪氣。積弱的中國，現在是服了一劑猛藥；非此藥不能救亡，亦唯其因為服此藥通身纔必有急劇的變化，腐壞的地方必須死掉，新的組織纔會發生；所謂「不死也要脫層皮」，此其時也。這劑猛藥非吃下去不可，此層舊皮必須脫去！犧牲與困苦是不可避免的，亦唯有大家甘心犧牲與受苦纔會打破難關，變成個新人與新民族。

在這生死關頭，真正愛國的人必須認清我們的長處，同時也必須承認我們的弱點。不知自家所長便失去自信，不承認自家所短便吃死虧；我們現在是既要堅決的自信必勝，還要有過必改，這纔是求生之道。因此，假若我若是對抗

戰期間濟南的種種批評得過於嚴厲一些，那一定不出於惡意的唱高調，而是善意的促起明眼人的覺悟。

先從軍事上說，津浦線上的軍事大概可以分作兩個階段，以德縣失守爲劃界線。在德縣失落以前，山東各處都佈置了軍隊，而以津浦線上兵力爲最強，因爲這是抵禦的正面，而其他各處還沒有敵人的蹤跡。那時候，津浦線上真可以說是大軍雲集，至少有十來萬人。人數雖多，可是並無濟於事，幾天的工夫，滄州德縣相繼失陷。德縣淪陷以後，十來萬的人馬都被調往別處，改由山東本省的軍隊接防。由此，津浦線上差不多便改攻爲守，能守則守，不能守便後退，到十一月十四日一直退到黃河南岸。

津浦線上失敗的原因，恐怕也就是北方各線失敗的原因。在戰事初發，各處，正像津浦線上，都是大軍雲集，平行的擺開。哪裏知道，這樣一層層的列

陣而待，正好教敵人的砲火施威。我們的兵士真是勇敢，晝夜的等着殺日本鬼子。誰知道，他們只看見了敵機，只聽到了大砲，敵機轟炸過後，緊跟着就是如雨的砲彈飛來，耳震聾，眼昏花，全無辦法！大砲靜寂，敵人的鋼甲車與坦克車到了。看見我們人少，人家便包圍掃射；看見我們人多，人家就直衝上來，如入無人之地。我們等殺鬼子已等得不耐煩了，可是鬼子到了，我們却沒有辦法。

毛病是在沒有堅固的防禦工事，沒有新式的器械，而大家擠在一塊兒，任憑敵人的砲火楔打，更是致命傷。

毛病還不止於此。軍隊既是平行的列陣，一翼動搖則全線混亂，前綫混亂則後綫慌張，往往一個局部的小挫至使全綫潰散。再說呢，大軍雲集就非有個總指揮不可，而軍隊部屬系統與訓練本極複雜歧異，彼此間的通信與聯絡又極

不完密，往往一部分勇敢該退而不退，另一部分遲疑該進而不進，此進彼退，彼敗此勝，結果吃了大虧。要調動如意，須先有好的訓練，而我們的軍隊並不都有此預備。兵士，可以這麼說，幾乎都是勇敢的，可不都明白新的戰法。有時他們勇氣上來便迎着機關槍跑上去，死而無怨；有時他們也要等候命令，可是命令許不能及時的來到，以至白白的犧牲。況且，敵人的戰術是專會利用突破一點的辦法，而我們把隊伍拉開，一點被衝破，則四面八方的隊伍全被牽動。我們根本應當把有力軍隊放在最吃緊的地方，而使其他軍隊分散開去作游擊戰。這樣纔有伸縮，纔能有攻也有守。可是我們沒有這樣想到。於是，以十萬大軍却失了滄州與德縣。

德縣失落以後，別的軍隊全被調走。由山東本省軍隊接防。接過防來，便馬上利用游擊戰：正面安置守軍，其餘的繞到敵人側翼與後方襲擊，這不能不

算個很大的進步。不過可惜呢，這時候的軍隊又太少了，而器械簡直是一些老古董，所以游擊戰的部隊得到勝利，正面的守軍不敢上前綫接應，及至敵人正面進攻，守軍無法堅守。於是節節退敗，一直退到黃河南岸。

但是，這些缺點並不能掩沒了我們的軍人的好處。槍械不良，不諳戰術，調動不靈等等都不是軍人本身的罪過，而是歷年來有種種壞因素的當然結果。至於兵士，我敢說，差不多十分之九是忠勇可用的。給他們以良好的訓練，給他們以精良的軍械，給他們以能指揮的長官，給他們以近代戰術的常識，他們無疑的必是世界上頂好的兵士。由和傷兵與撤退下來的軍人的談話，我看出下列的四點來，這四點使我堅信我們的兵士的本質是非常優良的：

(一)我看見了不知多少傷兵，他們怨罵救護的遲緩與不週到，他們抱怨軍衣的單薄與飯食粗劣，可是，我沒有聽到一個人怨恨不該對日本打仗的。我曾

聽到知識階級的人說：以我們的軍力怎能抗日呢？軍人自己却不這樣想，他們受了那麼大的苦處，只是對他們該得而得不到的照料與供給發些怨言；至於打日本，那是不成問題的。還有一些傷兵呢，被敵人打得連條毛氈也丟了，身上只剩下多少傷痕，却依然口無怨言，一心想傷好之後再去殺日本鬼子。我們還要他們怎樣呢，這不就是頂好的兵麼？

(二)傷兵和撤退下來的兵，不用說，是領略過敵人的砲火怎樣厲害的了。可是，一問到他們這一層，他們只點頭說砲火是真猛，而沒有人說日本兵厲害。這顯然是他們雖吃了虧，而並不駭怕；他們似乎是說，我們要是有好槍重砲，日本兵連一個也活不了；即使沒有好槍重砲，反正我們還是不怕！以二十九軍說吧，最先吃着了敵人的苦頭的是他們，可是在平津吃了虧，他們在津浦線上還是照樣的打；津浦綫上再吃了虧，又到平漢綫上去，還是照樣的打！這

是何等的堅決偉大呢！可惜，一般人聞勝則喜，聞敗則餒，只看報紙上勝敗的消息，而不看我們的兵士的雖敗猶榮。因為看不到這一層，所以我們只信軍隊無能，而忘了我們對軍隊所該供給與救護的責任。

(三)在前幾年打內戰的時候，兵士們只認識他們自己的長官，不知有中央政府與國家。這次，我常常聽到兵士們談講蔣委員長。我看見幾個傷兵要上火車，被憲兵阻住，他們不和憲兵說別的，只口口聲聲的說：「就是蔣委員長的小汽車也要給我們坐的！」其實呢，這幾位戰士是來自邊遠的省分，恐怕在離省以前還不知道戰場在那裏呢，可是他們現在心中已有了蔣委員長。還有一些傷兵告訴我說：假若他們一向是受中央軍官的指揮，他們必定不會打了敗仗的。這種信任中央與擁護委員長的精神，哼，恐怕還不是一般人所能作到的。這種心理纔是真正民族復興，精誠團結的好表示，暫時的失敗有什麼關係呢？

(四) 這樣忠勇的軍人，可是，太缺乏常識。他們因作戰的便利，往往不顧別人，而直爽粗鹵的對待平民。比如他們調來汽車應用，就只顧前跑，而不管汽車夫是否吃了飯，也不管汽車載重的限度與道路的好走與否。弄得汽車夫落淚，而兵士們連連的叫罵。有的人說軍隊攪擾人民，恐怕都是與此類似的事。在兵士們，以為戰時一切無須體諒人民；在人民，特別是農民，以為戰爭只教他們吃虧，別無好處，這須極速的矯正過來，使兵士們體諒老百姓，使老百姓愛護軍隊，否則自相水火，還說什麼軍民合作呢？

總起來說，兵是好兵，毫無問題。我們應當設法幫助他們，救護他們，安慰他們，鼓勵他們。現在的問題是兵士們好，而我們鬆懈；不是我們盡力，而兵士們洩氣。看清楚這個吧！

有許多人不敢放心山東。是的，該擔憂的地方確是不少，可是無須懷疑我們

的戰士。我們的軍隊不夠用，這是真情；而敵人呢，却會在按兵不動之際散放流言，說什麼政治解決與互相諒解等等的屁話。一看見我們的兵，這些流言就會立刻失去效用。不用懷疑誰吧，目前的問題是大家怎樣合力的幹，怎樣幫助我們的戰士去殺敵人。

說到濟南的防空與其他防禦的設備，那真有些缺憾。戰前，不必說了。敵人來到了，還是瞪眼吃苦。防空呀，發發小冊子，和在街頭釘起幾塊小木牌：「避難所由此往南」，過去一看，原來南邊只是塊空地！此種防空的小木牌的價值正等於別種標語，處處是紅紙綠紙，事事俱有格言，結果全是紙上談兵，任何真事兒沒有！從另一方面看，工廠停了，沒人想利用那些機器材料改造軍用品；工人散夥，沒人去組織他們。商店關門，夥友四散，沒人設法阻攔他們——多數是壯丁呀！幾家稍微胆大一些的依然開市，自然不免取巧居奇，提高

物價，苦了一班走不脫的老百姓。我不敢說政府當局完全沒有愛民之心，而且他們的心理仍是愛民如子，只希望大家逃出危城，免吃炸彈；並沒想到在全面抗戰的期間，到處刀兵，逃到那裏也不安全。也沒想到全面抗戰必須軍民合作，必須人人出力。既沒想到這裏，所以就生生的把民間的力量放棄。人民呢，既無事可作，怎不及早逃亡？逃到鄉間，收入斷絕，過兩天就又跑回來，空費了許多路費。有的呢，恰好逃到戰區，腳未立定又往城裏跑，也許連舖蓋也丟失了。逃來逃去，財物兩空；只見火車上擁擠不堪，甚至把小孩子活活的擠死，此外別無好處。這是我們不必要的消耗，不知損失了多少民力財力！

在這種死寂的空氣中，由北邊來了不少的流亡教師與學生。他們剛自平津逃出，到了濟南自然熱淚交流，恨不能去吻那地上的塵土。自然的，他們也想在此作點什麼，本着他們經歷過的亡國之慘，想喚起民衆同心禦侮。本地的學

生呢，看到這些生力軍，亦無不欣然色喜，願暫時放下書本，趕快作些救亡工作。可是，這死寂之城並不允許青年們有任何活動。三個月來，學生的工作只限於出些刊物，和演演戲。

演戲的有兩組，一組是省立劇院的學生，新舊劇都演，而且每週必演幾次。另一組是平津流亡學生所組織的劇團，除在濟南，也還到四鄉去表演。戲劇，說真的，自然有牠刺激與感動的功能；學生們的熱心也大可欽佩。可是從一向以戲劇爲「看着玩的」東西的老百姓來看，恐怕也不過依然是看着玩吧。至少可以這麼說，戲劇只是救亡工作的一項，專憑牠來支持一切是不行的；受了戲劇的感動，聽到砲響還是一跑了事，假若沒有比戲劇更硬更可靠的東西與主意交給他們。政治的力量或者大於文藝。

戲劇而外，他們也編唱大鼓書詞，據說這是更有效力的東西。因此，在報

紙上就有許多書詞刊露出來，可是多數的是方塊詩的變形，既不能入弦，詞句又嫌太雅。大時代到了，大時代的文藝，不用說，必是以民間的言語道出民族死裏求生的熱情與共感，從事文藝創作的現在不但是要住腳在民間，還須學到民間的言語與民間文藝的形式與技巧。不然，便仍是費力不討好，正如五四後文藝作品之與民衆的全無關係。

刊物多借各報紙編發副刊，以詩爲最多。獨立的刊物很少，一來是因爲大家沒錢，二來是因爲印刷工友的逃亡，無處去印。留日同學所辦的東聲，已出了三兩期；現在不知還能繼出與否。還有一種定名爲「怒吼」的，直到我離開濟南還未見印出。刊物，不論是獨立的，或是附屬在報紙的，都是供給都市民衆的讀物，力量恐難達到鄉間，似乎就不如戲劇與大鼓書之能直接打到民衆的耳中了。

除了演劇說書而外，教師與學生們也常常開會討論目前的種種問題。問題討論得不少，到會的人數也很多，可惜在實際活動上幾乎處處受着限制，而一籌莫展！到如今，出個刊物還不能得到發行上應有的便利，別的就更不用說了。因此，有許多青年感到苦悶，而開始抱怨，抱怨過去的一切。據我看：救亡之責在人人肩上，當權的似乎不必再小心過慮，不容別人過問。民族團結，端在以誠相見，彼此扶助督勵。在青年一方面呢，不當因目前的現象而責罵過去與現在的一切。反之，却當更加緊的工作，以工作換來同情，以真誠博得諒解，責罵過去只是悔恨，無益於目前與將來；怨恨別人只是寬恕了自己。我們今日所需是捨己從人，愛國還要受委屈。這樣兩下裏一湊，希望便會來到；各不相讓是大家一齊鑽牛角角。

流亡的學生多數轉赴南京受訓，我必須說，濟南並沒幫了他們多少忙。他

們所得到的一點安慰與幫助，還是來自新聞界與教育界的人士，由這一點看來，無論是學生是教師，都應早組織起來，有個妥當的打算。臨時找人幫忙是沒有什麼希望的。現在的事是必先自救，而後能救國，指着別人拉扯一把簡直是幻想。我們組織起來，有一定的工作步驟，而後放在哪裏便能馬上幹起活來，這纔有用。

東拉西扯得不少了，暫且打住，有機會再寫。

金門慘象

趙家欣

一般的形勢

敵佔金門後，閩南局勢，頓形緊張，而尤以犄角相望同稱閩南門戶的廈門更感威脅。由於地理上的密切關係，敵將分兵五路進攻廈門，或由澳頭進取泉州的風傳，這幾天甚囂塵上。和金門隔海相望的蓮河，且有失陷的傳說。其實這不是眼光短視的推測，便是別有作用的造謠。因為泉廈和金門是有很大差別的，金門保安隊祇保自己和縣長的安全，忠勇的壯丁隊以舊式步槍盡了保衛金門的責任；終因子彈缺少，後援無繼失敗了。廈門雖和金門一樣的孤處海中，

一般情形都比金門好得多。廈門有胡里山，白石，磐石砲台之險，有抱與廈門共存亡的×××師士兵足資保衛，敵人非至萬分需要時，決不敢冒重大犧牲進攻廈門。至於泉州和廈門又不同了，在作戰上我們有種種便利，×××決不輕易讓敵人踏進寸土。

金門就在眼前

敵機接連兩度來擾，警報解除後，急忙趕到廈禾車站，泉廈車臨時決定祇開至五通，聯票退回，搭客將已搬進車箱的行李再度搬運出去。車廂內寥寥幾個人，坐得很舒適。對面一位搭客在路上打了一個長時間的瞌睡，到了五通，誰也不知道到澳頭的輪船到底什麼時候來。載我們來的客車另載一批金門逃來的難民回去了，暫時是祇好逗留在五通。在五通渡頭遠望，那已被敵兵盤據四

天的金門就在眼前。烈嶼緊緊地擠在它的身邊，敵兵佔據金門的第二天，便分兵進佔了。幾天來敵艦常常駛近五通港測量港道，極目遠望，兩條白色和一條灰色的敵艦停泊在金門附近。

一命配他一命

難民一批批從蓮河澳頭逃到五通，有的直接搭帆船冒風浪前來。在廈門難民已經有二三千人，金門輪船公司特地派員在五通等候安置難民。二十四日槍擊敵兵的金門壯丁許體盤也在幫同照料一切。他很興奮地談起那天槍擊敵兵情形，他說：二十四日早晨，敵兵駕小艇駛近水頭海面測量港道，我們值班壯丁十二人，分伏在橋下四艘帆船中，每艘三人。我們的第一響槍，站立船頭一個敵兵應聲倒下。敵船上的機關槍猛烈地向我們掃射，我們伏在船內還擊，敵兵

逃了以後，我們一個也沒損失，祇有一個壯丁，因為槍管太熱，斷了一個指頭。第二天我因事到廈門來，却不料金門過天就被敵兵佔了去。我家住在後埔，家裏人都還沒有出來，要是我在家就好了，和敵兵拚命，頂多是死，一命至少配他一命，不會虧本！而且爲國犧牲，是多麼光榮的事。聽說壯丁隊教官陳文照已向八十師要求派隊收復金門，壯丁隊願作先鋒，死也死在金門。

漢奸爲虎作倀

我們正在興奮地談着，載難民的帆船又來了兩艘，船內都是老頭子老太婆和婦女小孩，壯丁除抗戰死亡者外，尚有四五百名退守大嶼。一個小孩子驚奇地瞧着岸上每個人，偎依在媽媽懷裏，悄悄地问道：「這裏有沒有日本兵？」母親安慰他說：「這裏是中國土地，沒有日本兵，乖乖不要怕。」逃難的人，講及

金門的情形時，無不切齒痛恨那爲虎作倀數典忘祖的台灣人。這些漢奸的姓名他們都能道出，開照相館的吳添壽，做醫生的許廷芳洪清旗和他的弟弟洪大山，他們乘機報復私怨，耀武揚威，真是不知羞恥。敵兵司令部設在金門公學，軍隊駐紮後埔、瓊州、河尾三個地方，因爲提防我國飛機襲擊，屋頂都安設高射砲，聽說他們預備建築飛機場。

又試探海道

順慶輪終於來了，從五通到澳頭祇有二十分鐘海程。輪船向前行，金門和烈嶼在視線中更擴大了。白色的敵艦，也顯得更明晰了。其中一個船員說：「又在試探海道了！」我們的港灣，縱橫着敵人的戰艦，誰瞧了都會忿怒。船內許多人破口大罵「他媽的」。五通澳頭海面，許多漁船冒險在找尋生路，他們被

敵艦從港外趕到港內，現在，日本人又追到港內來，日本兵不趕跑，生活在大海中的羣祇有餓斃。

澳頭一切照舊

澳頭是通同安泉州的要道，也是福廈通車陸地上的最末一站，公路的啣接造成這鄉鎮的繁榮。牠和比隣歐厝社同稱爲同安馬巷區的最大鄉鎮。居民約一千一百人，出洋謀生的竟達三四百人。這鄉鎮的經濟基礎，可說全靠南洋匯款。近幾天，敵艦常常在晚上駛進港口探測港道，早上飛機從這兒經過，向安海方面飛去。情形雖然緊張，一切却都照舊。連日由蓮河或金門直趁帆船逃出來的難民，使這鄉鎮更顯得熱鬧，福廈通車今天來得特別早。順慶輪在起卸貨物，等泉州來的最後一次車開到，然後開返五通。一輛最新式流線型汽車載着兩

個美國××從福州沿福廈公路駛來，車上覆蓋着大幅美國旗，這使我想起了京滬道上被敵機掃射的許閣森大使。我們的天空，遍飛着敵人的飛機，平民慘被轟炸，連中立國人民的生命財產都不能有安全的保障。敵人的暴行，無怪全世界人士同聲唾棄了！

金門成漢奸世界

順慶輪內擠着七八十個金門難民，他們別離了家鄉，捨棄了財產，從千辛萬苦中拾到一條性命，帶的僅是極簡單的行李。有的在大山中躲避了三四日，沒有飲食，沒有睡覺，幸而逃得出來，一身之外，別無長物。被敵兵佔據後的金門，已成爲漢奸世界，台灣人耀武揚威，居然出面維持治安，出示安民。他們一面告訴百姓說：「你們大家要安居樂業，我們會把金門繁榮起來。」一面

却在奸淫擄掠，大事殘殺。他們一面大唱平等提攜，一面強迫島民向敵兵行禮，違者痛毆。金門島之梧江小學校長張夢我，在省受訓，接到電報，馬上趁福廈汽車趕回，在難民羣中打聽他家裏的消息。因為他曾做抗敵會宣傳工作，日本人對他特別注意，他的一個養女已給敵兵慘殺了。他蹣跚着腳，懷念尙未逃出的七十多歲的母親。他說：「到這時候，還管得了家業，祇要有人在，什麼都有辦法。」他很焦急，然而焦急有什麼用呢？

敵機四出轟炸了

途中，先後聽到敵機轟炸安海和江東橋的消息。敵人的慾望永無止境，在進攻金門軍事尙未發動前，企圖炸毀江東橋截斷漳廈聯絡。炸毀安海五里橋，截斷泉廈交通。這種企圖，正足以顯出敵人的心勞日拙。整個閩南已有鐵桶般

的軍事佈置，畏縮怕死的敵陸戰隊實不堪一擊。并非我們自己誇大。所謂「皇軍」，的確是不經打的紙老虎。這我們可從許多事實裏尋出證明。

難民列車

踏上五通渡，天已黑了，難民由金門公司代表蘇炳麟照料登陸，停在車站的客車祇有兩輛，一輛載福廈汽車搭客，一輛載泉廈聯票搭客。車站人員忙着打電話到廈禾總站，總站答應開出客車三輛。這幾天廈禾汽車公司載運難民，車票自動減收半價，順慶輪也很給難民方便，票資多少並不計較。救濟危難中的同胞，是大家應盡的責任。他們都認清了這一點，才這樣的幹。搭客們擠上車去，在二十多個座位的車箱擠了三十多人，呼吸感到有些重濁。四野漸漸昏黑下來，一片紅霞却還殘留在天的邊際。我們的車將開行時，車站上還站立

着一大批難民。當我們的車裝好了行李，從廈門來的車已先後開到了，一列難民列車吐射着光芒穿行夜的禾山駛向到廈門的路去。

陷落時的金門

正安

廈門，一向是被認為特殊的地方，日台浪人的世界。自經中日局勢驟變，日台僑撤退，國軍進駐廈門後，這裏已不是從前妖魔橫行的時代了。

敵人的垂涎廈門，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只要看它在廈積年的經營，就可以知道它底企圖了。廈門港灣優良，容納得下大量的軍艦。南昌、杭州、廣州，離廈門都不怎樣遠，空軍去襲擊這些地方，都要比從台灣起飛來得方便。同時取得廈門之後，和台灣可以結成一線，對於進攻華南，格外來得有力。所以它在廈門的佈置，是煞費苦心的。但是這多年的苦心，却因為這次的不宣而戰而拱手相讓，當然他們是不會甘心的。日領高橋茂臨別談話，曾說三個月後

再會；他們戀戀不肯捨掉廈門，於此可見。只因爲上海、華北、廣州戰事吃緊，雖然它企圖佔廈門之心切，終於不得不暫時擱下。

果然在九月三日那天，敵艦敵機先後光顧廈門。廈門的民衆，一直是過慣了特殊的生活，這一次突變，當然只會增加它們的恐慌。所以在當時的人心，都很浮動，大小商店，實行閉市，搬家的更滿路皆是。後來經過軍政當局的努力，總算勉強平定下去。不想正在要恢復常態的現在，又爆發了這次的金門事件。

金門是廈門附近的一個小島，週圍有三十多里，居民殷富，因爲是僑胞的故鄉，從廈門到金門，差不多有十三多海里。小輪船走起來，只不過兩小時便可到達。這裏是從各地到廈門的必經的航路。十月二十四日晨八時，停在金門附近的敵艦，派出水兵二十餘名，分乘五船，至金門後埔碼頭一帶海面，測量

臺灣。駐在那地的壯丁隊，看到這種情狀，即向前制止；因爲善意的勸告，沒有效力，便實行開鎗警告。水兵們全係徒手，當即倉皇間駕船逃逸。

經過了這種事實，敵人當然不會寂然無聲的，果然在二十五日那天，金門附近陸續的到了敵艦十一隻，當中還有一隻航空母艦，明顯地看出它是要採取積極的報復手段了。

二十六日早晨三時，住在廈門的人們，就聽到砲聲隆隆在響。自從「九三」以後，砲聲爲人所習慣了，所以當時並不覺到怎樣有異。那知道這就是金門脫離中華民國版圖的時候！敵艦五艘，率領着小砲艦三艘，駛近金門後埔水頭古坑等鄉海面。那時天方黎明，他們便先用探海燈向岸上照射，繼即發炮射擊。駐在金門担任拱衛責任的，並沒有正式軍隊，防務建設，當然更談不到，這時負抵抗責任的，便輪到縣府保安隊和壯丁隊了。他們在守土有職的任務

下，却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雙方激戰，近一小時，敵艦環攻，開砲達四五十發。敵機又出飛助戰。在這種戰爭情勢下，我方犧牲的重大，是可以想見的。不過我方壯丁隊，並未因此而自餒，他們仍在竭他們最後的一滴血，來爲我們的國土爭光。卒至到了基本幹部百餘名，全數壯烈犧牲在敵人砲火之下，敵艇二三十艘，才踏入我們的國土——金門。在這裏，我要特地大聲疾呼，民衆的自衛武裝，同樣是保我國土的力量，我們不能因爲金門的失陷，而認爲是民衆武裝的失敗。當時的情況，可惜太紛亂了，不然的話，我想可歌可泣的壯烈犧牲的史跡，傳播到每個同胞的，一定要比現在我們聽到的詳細得多了。

當壯丁隊抵抗的時候，因爲他們的器械，都是腐舊的，所以作戰不久，槍管就灼熱了，甚至有五指被灼斷的。但是他們仍沒有一人退後，卒至全部忠勇就義。這種壯烈情形，可與南口寶山等役，同樣地正義永垂萬古而不朽。我方

犧牲，固然如此重大，而敵軍受到的打擊，也比例地增加。所以在登上金門之後，便極端痛恨壯丁，按戶抄索，遇有着軍訓制服，以及中山裝的人，一律給以槍斃。金銀財貨，米麵汽油，均搜劫一空。對於婦女，更竭盡侮辱的能事。在島上蹂躪還不足，整批的青年婦女，還要被獸兵帶回船上，姦淫作樂，愛國青年，公務人員，都是它最痛恨的人，連幼童都要受屍解的慘刑。總之，它在金門是竭盡屠殺的能事，已超出兩國交戰的正當行爲，而成了海盜行爲。我們對於強盜的辦法，只有剿的一途，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

敵軍登陸，係分隊進行搜索，在金門做醫生未撤退的台民，以及從前曾在金門開店的台灣人，現在都變成嚮導了。在向瓊林盤山各鄉前進時，上面並以飛機輔助，散發荒謬傳單。金門民衆，連日從西園官漁等地，駕乘帆船逃至蓮河，轉入內地的，絡繹不絕。逃出虎口的被難同胞，那種淒慘狀況，不是簡單

的幾句，可以敘述得完。不過由於事實的教訓，都切齒地痛恨倭寇的無人道，無理性，任意屠殺，任意姦淫，任意搜括，幻想着金錢可以買命的人們，該知道有所警惕了！

金門縣長鄺漢，自從「九三」敵機敵艦騷擾廈市後，即四處躲避，沒有一天在縣府辦公。月前復封金星輪，在船內辦公，以備事急時易於逃脫。同時封民用帆船兩艘，用以代替金星輪，來往金廈。所收船資，除船夥得其少數外，餘均中飽。一方又收集民間槍械，縣府人員，保安隊，衛警，以及火夫，均一人數槍，民衆稍有違犯，則指爲漢奸，拘捕逮禁，而真漢奸反得逍遙法外。此次台醫之引導日兵屠劫，即其明證。而民間武力，均被繳除，致倭兵來襲時，民衆不能起而參加抗戰。當敵艦大砲轟擊時，縣長乃急率縣府人員，由保安隊護衛，乘金星輪逃逸。民衆有攀輪求載者，衛警竟以槍威嚇。這是一個金門逃

廈被難同胞的話，登載於廿九日本市星光日報上。從這段談話上，我們感到在抗戰期中，澄清吏治，是一個如何重要的事！因為我們這次抗戰，是動員全民衆，要全民衆動員起來，首先就要地方當局，對於民衆的認識，有一澈底的新觀念。過去的怕民衆起來，壓民衆下去，爲自己打算，爲地位着想，這樣腐敗的官僚主義，無論如何，是不容它存在。它的存在，就是中華民族解放的障礙！就拿金門這事來講，在敵艦測量不遂被擊走後，就應該提防敵人的再來，事前既沒有一點準備，事發又不能竭所有的武力，發動全島民衆抗戰，任令勢力單薄的壯丁隊，和一部的保安隊抵抗，致敵人易於得手，而廈泉等地軍隊，援救不及！因此澄清吏治，加強民衆武裝抗戰力量，實是不刻容緩的事。

金門的失陷，敵艦又增加到二十三艘，分佈廈金海面。二十八日晨九時許，曾有四艘開向廈門砲台方面而來，有進襲模樣，在遠處開發四砲，未有命

中，卽行退去。十一時許，又逡巡前來，仍向砲台開砲數發。砲台因伺敵艦駛近，當亦開砲還擊，敵艦當卽又行退出。同日七時許，敵機掩護敵艦，向我烈嶼開始襲擊行動。敵機散發傳單，敵艦砲轟，連發四砲，青岐水警隊卽開槍還擊，敵艦卽轉向青岐開砲五響。至九時十分，敵艦放下小艇，載賊兵約三百人，由羅厝鞍登陸，佔我烈嶼。其登陸時，由漢奸洪清其洪大山兄弟二人及許廷等領路（這二位都是在金門行醫的），登陸後使用飛機騰空離地二三丈，散發傳單，一面貼出「安定人心告示」，並在羅厝鞍上破宮廟中演講，強拉鄉民往聽。鄉民畏之如蛇蝎，都紛紛逃避。我們知道金門是在廈門港口，烈嶼是和廈門市禾山區隔海相對，在這兩重威脅下的廈門動態，是值得注意的；它已由後方的地位，一變而成爲國防的最前線了。

廈門在二十六日那天早晨，卽開始遭到敵機空襲，投擲六彈，但均未命

中。自此以後，每日都有警報，不過都沒有在本市有所動作。只有一次是來散發傳單，傳單的內容，是不問可知了。正值記者寫這封通訊時，警報已不斷發了四五次了。

這兩天居民遷移的風氣，又高漲起來了。市面又黯淡下去了。整個廈市，籠罩着非常時期的空氣。但是我們所能看到的，還只是局限在軍事的動員，民衆的準備，似乎只有三十六着，走爲上計的打算。不過走了以後，又怎樣？不是一走能了呢？却是個極大的疑問。然而不走又怎樣呢？又是個沒有人回答出的問題。因此，這幾天的廈門居民，有的打算出洋，有的打算去內地。我覺得走的也不是辦法，不走也不是辦法，我們要集體的留守，集體的退走，我們不能單單爲着自己來打算，我們要以有計畫的步驟，來處理這問題。我們要求得整個問題的解決，並不是一二人獲得生存的問題。話談太遠了，暫且打住！

金門淪陷的前因後果

正安

自從敵人進佔金門後，向被認爲國防後線的閩南，形勢頓見緊張。基於這一新的轉變，激起大家的注視，問題也都集中在考慮日本是否會有進攻閩南的企圖這點了。

爲要使大家對這問題有個明確的認識，記者想根據各方面的觀察，先把這次金門失陷的原因，扼要地推論一下。

大家都知道我國的海岸線，迤延了好幾省，在這遙遠的領海中，分佈着無數的島嶼。本來島嶼的功用，一般地是關成海空軍根據地，供應軍事上的給養，截斷敵人的聯絡，偵察敵軍的行動。掩護港灣，警衛內海，都可以按照地

勢的不同，而分別加以利用；但是，這裏却有個重要條件存在，那就是海軍的力量。有了海軍，然後島嶼的安全，才有保障；有了海軍，然後島嶼的效能，才能充分發揮。我國的海軍建設，無可諱言的，是異常脆弱，利用島嶼的程度，根本還談不上。何況在沿海島嶼必先放棄論調影響之下，造成大部島嶼，不談國防的現象。金門從地勢上看，是扼住閩南的咽喉，進出閩南的要道，和台灣遙遙相對，同西沙羣島，又是呵成一氣。金門到了敵手以後，對於港菲，固加強威脅的作用，而對於進攻海南島，更多一憑依的要點。同時金門又是個不設防的地方，正合着它費最小的代價，得最大的效果的對華作戰的基本原則。

我不否認在我們持久抗戰過程上，沿海的島嶼，甚至於若干的城市，都有被侵佔的可能。但是我認為決不能因了這種單純的原因，而預先就存下放棄的

心理。我們姑撇開這點不談，即便認定撤退，是再正當也沒有的步驟。然而在事先也該有個佈置才對，決不能聽其自然，等事實演到眼前，才來倉惶地找應付方法：退沒有退的打算，守沒有守的準備，好像開了大門，請強盜進來。強盜本無此心，看了這樣景況，也會感到却之不恭而只好受之有愧了。就拿金門來說，如果認為用軍隊來守，是不值得的話，也可以動員金門全民衆，加以有組織的訓練，普遍地武裝起來，讓它們在愛家鄉愛國家兩重觀念督促之下，明白了被敵人蹂躪而死，是及不到爲保衛祖國而犧牲來得光榮。即使武力不夠，同樣是淪陷，但是決不會像現在的容易；而敵人所付出的代價，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微小。并且敵人在動手之前，還要估計一下；佔領金門，所得是否能償所失，假使算盤合不來，它決不會這樣的輕動，蒙受無謂的損失。

日本這次造成的金門事件，決不是出於偶然的行動，但它是否會進佔閩南

呢？我的意見是這樣：日本這次對我們發動的侵略戰爭，主要的目的，是在囊括整個華北。按照田中政策，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華北，華北一失，中國對日抗戰力量，是會受到相當影響。爲着要在最短期內，達到它的理想，所以在上海爆發戰爭，來牽制我國的主力北上，在廣州大事轟炸，來斷絕國際援我的路線，向南京大舉空襲，冀動搖抗戰中的政治機構，向各地四出騷擾，期摧毀作戰基礎的經濟和交通，種種行動，歸納來講，無非想完成它在華北戰事速戰速決的方策。但這并不是機械地說日本對華侵略的野心，只局限在華北而不是整個中國；我不過就緩急的意義上，來談日本在現階段，是着重在取得華北，當然在這一過程上，它隨時隨地不會放鬆任何於它有利的形勢。任何可以打擊中國抗戰的策略。我承認日本對福建，早就虎視眈眈了，尤其是閩南的廈門，更是它積極獵取的對象。但是照目前形勢估計，日本對於閩南，至多只有進一步

地來騷擾，而不會用大規模的實力，來實行進攻的。理由很明顯，日本對於閩南，雖具有同樣圖謀的野心，但在目前却有更急切的任務，迫得它不得不暫時對閩南，採取威脅監視的態度。在華北，在上海，在北滿，那一處不比閩南的地位來得重要？它在應付這幾處的戰事設備上，已感到喘不過氣來。還有餘力來閩南，再發動一處大規模的侵略戰嗎？并且閩南的防務，也都有相當的準備，並不是都像金門那樣的不設防。它在沒有動手之前，也是會考慮到付出代價是否能夠收回這問題的。但是我們主觀上：却不能固守着這種成見，而漠視我們應有的準備。只有我們時時準備用鐵和血和敵人死拚，只有使全民衆都被組成戰鬥員，才是戡殺敵人兇燄，消滅敵人野心的正當途徑，有力的保障。

敵人自佔領金門後，即開始佈置防守設備，在島上設立司令部，建立無線電台，開闢飛機場，沿官澳至後埔公路（約長二十五里）及瓊林一帶金廈公學附

近開掘戰壕，埋藏地雷，以防我軍的反攻。並數度出示安民，聲述漁者仍漁，商者仍商，耕者仍耕，大家安居樂業，實現平等提攜的荒謬意旨。但是事實怎樣呢？強迫島民建築工事，而由日兵監視着進行，不從者就格殺論罪。遇見日兵，島民必對其行禮，不從者即痛加毆擊。每戶居民出口，必須貼上用白紙中繪紅日的象徵日國旗，表示歡迎皇軍到臨，不貼者死罪。強迫人民開市，使用偽鈔，但日兵則予取予求，稍有不遂，又是大禍臨頭。在二號那天，強迫島上未退走的居民，召開居民大會，通過下列各案：（一）米商存米，應賤價出售，每七角半可購十六斤。（二）市秤改制，一斤只作數兩計算。（三）盡量推銷日貨。（四）規定通行時間。（五）入夜不許閉門。同時開始施展它的故技，即一面假裝民意，製造民意；一面玩它的傀儡把戲，所謂治安維持會者，也在積極進行粉墨登場中。主角想拉前金門的商會會長王基，聞王堅持不就，原定昨（四

日)在島上再召開居民大會，由大會產生這傀儡機關，但到會人數寥寥，該會是否成立，現尙未探明。

日軍在金門的人數，是倏忽不定的，他們時而登陸，時而下艦，入晚警戒，更是提心吊膽，四出放哨。每一哨兵，必攜帶燈火照明前進，以防遭我民衆的襲擊。看見草堆，必先用刺刀大刺特刺，才敢放膽過去。聽到狗吠，哨兵們都集在一處，等到靜下來，再分散開去。看見鄉民，用手寫廣東兵三字，表示詢問此地有無廣東軍隊。

金門目前也有所謂警察自衛隊，其中的份子，係由無賴囚徒混合而成，昨已開始執行工作，衣服一如常人，不過臂上多一布條，手中多一木棍而已。每人每星期二元半，經費的來源，是由加征殺豬魚稅，規定每殺一豬須繳稅一元，魚則以價值抽征。

我覺得我們該重視金門這次所經過的歷史，假如我們不從這事件中來領取我們應學習的教訓，也許像這種歷史，會不斷的擴大的演變下去。第一，我們得知道金門在我們手裏，是個無名的小島，但是經過大家加工以後，也會變成活島；況且金門和閩南的關係，終屬太密切了，政治上軍事上的威脅，固然不用說，單在經濟上，就夠注意了。敵人過去在閩南的走私網，和它那種所用的手，是任何人皆知的事實。它現在在閩南，又獲到一個新的根據地，它一定會利用金門和閩南的聯繫，建立起仇貨的大本營，復活它過去的特殊貿易的機構，向我們殘破的經濟壁壘，大規模地進攻，吸我們的油髓，來添補它侵略的資料。

第二，我始終認為我們的軍隊，是主張焦土政策，做民衆的我們，是該在攻守退三方面，都配合着焦土政策，而施行適當的運動。不要讓軍隊喊焦土，

不論是進攻，不論是退守，都得有計劃的有組織的，有了計劃，有了組織，然後民衆和軍隊，在攻的方面，才能全體動員，各盡其能，各竭其力，做偵奸，救護，構築工事，維持交通，管理運輸等戰時服務，融合一體，從事於抗敵工作。在退的方面，才能有條不紊，按照預定的計劃，破壞一切可以資敵的工具，遷移一切抗敵必需的資源，分別婦孺老壯，逐步地向着安全地帶集中，決不致留下大批的壯丁，及有助作戰的材料，被敵人拿去，用我們的壯丁，來築禦我的工事，用我們的材料，來作侵我的武器！

第三，我們要知道敵人雖然做强盜的勾當，奪佔我們的土地，殺死我們的同胞，強搶了我們的財富，姦淫我們的女同胞，但是它仍然要假造民意，來掩飾它底罪惡，用欺騙的手段，來軟化民衆的反抗。對於民衆，更是百般的提防，就是它認爲可資利的無賴漢奸，仍舊是手無寸鐵，可以充分地證明民衆的

力量，是如何的偉大。發展民衆組織，「動員全民衆抗敵，是如何急切的事啊！我們要生，我們要活，我們就得起來，健全我們的組織。」從堅強的組織，產生出偉大的力量，來趕走日本帝國主義，滾出中華民國的國境以外！

二十六、十一、五，廈門